

破曉

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

他一定不知道我經常這樣看著他，因為他總在這個時間才出現，擺明了就是不想讓人看見。一個理當人我皆寐的時分，闐寂得讓他得以安然行走，也幽深得讓我孤獨無措。

因此他那意外閃現的身影，是我唯一的救贖，雖然我從無機會看清。通常在滑完手機、翻遍床頭書，卻依然了無睡意的時候，那沙沙的刮掃聲，便準時將我喚至窗邊。是那種扇形疏鬆的竹枝掃帚，將滿地落葉聚攏一起，宛如撫弄著頑皮嬉笑，乖乖整隊的孩子們。刮掃的節奏持續而平穩，一派氣定神閒。即使是位在台北鬧區的小公園，夜半時分，巷弄裡依然深靜，只有沙沙刮掃聲。剛開始，我好奇走到窗邊，觀察那街燈下的身影，步履並不特別蹣跚淒涼，倒像是被安置在一個人的世界中。無人觀看，也無人可觀看，只有滿地落葉晤對。

當枯葉決然從樹梢躍下，揮別在融融天光與陣陣風息中徜徉款擺，而後飄然委地卻無人見證，真能無怨嗎？

待眾人沉睡時灑掃公園，於天明之前悄然離去。無人關注，默然奉獻的感受是什麼？往往就這麼看著看著，深黑的夜幕遂逐漸有了色差，緩緩著上厚實的靛藍，一整片全不摻水，仍帶點黯淡的。

於是我想起那個時分，眼前也是一片藍，也是介於闇夜遙深，與天明清亮之間。藍裡依稀透著光，像是剛剛燃亮的玻璃燈罩，剛剛燃亮而逐漸溫暖的。

在那片遙遠的清透藍光尚未被完全燃亮之前，我躺在外婆家，睡在窗邊，和弟弟妹妹一起。那是一個墊高的大通鋪，兩面牆上有窗，窗外就是花紅草綠的後院，因此白日裡那房間總是明亮。印象中看過媽媽和阿姨坐在床緣說話，聊著家常或是心事。當時我聽不懂也沒印象，只記得如此歡快的畫面，不是我長大後他們眼底心上層層皺摺的模樣。

小時候每隔一段時間，媽媽就會讓我們回外婆家住一晚，外婆其實就住在同個鎮上。像是給予獎賞，我們得以離家遠行，進入另一個異於日常的時空。外婆會拿出巷口柑仔店買來的餅乾，一人一包，不須分食。外婆一邊看著我們吃，一邊說著她聽來的鄰家瑣事，總是笑出眼淚。我張口忘了餅乾，凝神盯著外婆每一句笑與每一滴淚，眼眶汪汪的一泓水裡漾著一串笑，笑與淚在我眼前奇異地激盪。

一場洗落天地塵埃的陣雨之後，泥汗中開出了一朵花。

長大後我總是疑惑著，這朵花如何開出來。外婆一生那樣完全農家婦女，從田裡忙到豬圈，再從廚房忙回田裡，最後在田裡摔倒，悶不吭聲回家沉睡不起。大舅心頭始終解不開的誤解怨懟，二舅始終教人懸念的無盡漂泊，即使外婆心繫這一切，但終生勞苦之後依舊只有終生勞苦，這一切無解都隨外婆沉睡而去了。葬禮上，我哭得格外傷心，純粹痛惜一縷溫暖良善的靈魂，勞苦中無聲殞落，我讀不到字典裡的苦盡甘來，天道酬勤是在安慰誰。

然而小時候躺在窗邊的我是不懂的，只專注於夜宿外地的異樣感。那時夜再黑，黑暗也從未真正占據我的眼底心懷。黑暗只是一個包覆以供蜷曲的繭，將白日疲憊的我溫柔喚入。無論夜有多漫長，黑有多深沉，在繭裡蜷曲的時光是另一種流速。在歷經一段沉靜和緩的漂浮之後，睜眼就是那一片藍，在窗外。而窗內還是惺忪的灰階，微小水露探進紗窗孔隙，晨霧漫入，寒涼令人清醒。遠處的雞鳴聲，為我銘刻了更為完整的鄉間記憶。

這是我所能想起的，夜宿外婆家的那一片藍。窗外的藍除了隱隱透亮，往往同時也浮現著異樣的暖色調。想來是因為廚房大灶，總在此刻燃起它始終如一的熱情。嘩剝爆響與焦燒柴香襲來，外婆的身影遂在音聲嗅味中漸次清晰。磚灶上兩只大鍋與瓦斯爐上的炒鍋湯鍋，一時烘騰，烈烈喧嘩。那個清晨我躺在床上，放眼其實只有一片純色的藍。其餘，全是當下伴隨這片藍色延伸而出的感官地圖，聽覺、嗅覺，逗引出蠢動的味覺。循著地圖，讓多年後的我，得以找回外婆愈形溫暖的身影。

那是我很專心當個小孩的年紀，那樣純色的藍，以及伴隨而來的外婆身影，令人安心。

在無眠而靜待天明的夜裡，在窗外小公園喇喇刮掃的陪伴中，反覆想起的，就是過往這些墨黑淡去的天光雲影。像是在翻找些什麼，然而也只能任由一切似跑馬燈流轉，近乎失能，懷疑自己還能駕馭甚麼。

每日夜裡，分明已經積累許多白日裡的疲憊，那些為了迎拒人我，擺開笑貌，同時收理他人眼光評價而來的諸多倦怠。即使身軀早已被倦怠啃蝕得坑疤，心卻不願放手，堅持要將白日裡的一切說個分明。

夜半不寐梳理的，正是觀看的問題；具體一點，是期待的問題。如何被看到，以一種符合他人期待的姿態，而後收割來自他人艷羨眼光，甚或嫉恨，俯首。人並不是生來就如此噬血，印象中，這些營營梳理以致夜半不寐的問題，產生於意識到自己並非獨一無二的那一刻。對我而言，就是當我不再獨享父母。

分明也是懵懂無知，卻必須站成照顧者的姿態；分明已經學習了這個年紀不該有的穩重成熟，卻仍舊必須淡化所有的慾望與占有。因為自己已經不是唯一，失去了無端獲得關愛的籌碼。有了手足，得識相將自己按照比例縮小，甚至最小。

坦白說，縮小的目的還是為了放大。縮小只是為了符合大人期望，迂迴實現內心被看到的渴望。可惜，溫良恭儉讓無法圓滿我的心願，似乎只有經過某種約定俗成的比較，從比較中脫穎而出，才能贏得足夠的目光。如何讓自己被看到，是需要相當代價的。窗口泛著暖黃溫馨的家，是一個微形征戰世界。所有征戰都起源於這個具體而微的世界。

從此，如何被看到，成為我唯一的思慮，所有考量的起點。我無心殺戮，然而像個無辜掉入漩渦的孩子，只能隨之飛旋，失速。失速飛旋中這個急速脹大的自己，逐漸空洞而重心不明，以致思索重點，轉而成為何以填補空洞。

人走成某個樣子只是不知不覺，即使是自己最討厭的。以致我竟然嚮慕起那夜半灑掃的身影，那無人觀看，卻安然自得，令人匪夷所思的。

芙蓉花在澗戶無人中開落那般無私無畏。

夜半不寐，城市一隅的小公園裡，準時傳來的刮掃聲總是令人安心。那聲響，如深夜食堂懸著的一盞溫熱，讓泅泳於黑夜近乎昏溺的靈魂，瞬間攀上浮木。理當無人觀看的灑掃者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成為我的等待，甚或依賴。我揣想這種無人觀看的感覺，無人觀看的時候，缺乏人我對應，要如何確知當下的存在？當如此無人觀看的時刻綿延至一夜、一年，甚或一生，那準時響起的沙沙聲，是否曾經猶疑，乏力。

天色總是由墨黑遞變為深藍、淺藍，躺在床上的我，隔著窗簾感受這一切光影變化，以及沙沙聲遠去消逝。而後公園以聲笑起落，揭開天色大明的簾幕。簾幕下，一個看來毫無理由，總是明淨清新的小公園，張臂擁抱一個又一個旅步疲憊，渴求力量的行者，在此滌淨塵灰，整備出發。

這位灑掃者從不知道自己被長久觀看著。我與他在夜半時分的默會交流，如此私密深刻；彷彿不曾存在，卻總是寧和雋永。一段鐫刻在熙攘城市中的異樣時空。在一次又一次由墨黑遞變為深藍、淺藍的當下，我遂想起另一個如許相似的時分。

外婆也是這麼迎接窗外那一片，由墨黑中綻開的清藍吧。獨自在廚房燃起第一道溫熱，反覆實踐血液中流淌的宿命，演繹著薛西佛斯。我哀憐外婆的一生。曾經因此信仰著，固著而缺乏突破，靜默而甘於黯淡，就是失敗。那些纏裹小腳的封建遺毒。我熱烈追求瀟灑遠颺的人生，走上一個盡可能供人品論嫉羨的繽紛舞

台，以圓滿我從小匱乏總是難以饜足的關愛注目。我走進一個迷人的城市，一個外婆從來沒有機會見識的曼妙世界，霓虹為每一位訪客閃現出此生僅見的千丰萬彩，打造出鏡花水月般的伸展舞台。

那一朵朵化成水仙的納西瑟斯，在城市水岸迎風招展。

據說外婆曾經想要改變這一切，畢竟家裡其他兄弟妯娌們，全都理所當然進城打拼，自立門戶去。據說提出之後被無情否決，外公選擇當那個唯一留下的兒子。

外婆心內有過何許周折與撕裂，無人過問也無從理解，甚至也沒聽外婆說過甚麼。外婆僅僅以一種安然和靜的姿態，表述自我。從我有印象的那個破曉時分開始，純粹的清藍中，理所當然就有外婆忙著，也笑著的身影。始終未曾離去，彷彿從未猶疑。我屢屢眷著外婆早已遠逝，卻長久在我心頭溫熱著，守護著的身影，不忍揮別。就如我總是憶起那一片墨黑中綻開的清藍，在我異常清醒的夜裡，有著分外的親切。那笑與淚的奇異激盪，那洗淨天地塵埃之後，開在泥汙中的花朵，超越所有皇皇言說。

被我視為無比失敗的人生，後來竟成為我的依戀。甚麼是依戀，甚麼才是人們眷顧不忍移目的所在。

多年後身在台北，幼年記憶中外婆家；夜半天明小公園沙沙的刮掃聲，破曉時分兀立在廚房的身影。以為無關而錯開的，因為某種聯繫而對應了；以為應當熱烈追求的，最後剩下失速空洞。每一個依約來到的身影，無人觀看亦無所謂被觀看，卻是何其溫厚，何其強大，何其安然。以致當我身處每一個幽深的夜晚，倚賴著窗外樸拙叩問的刮掃聲，幼時留下的那一片遙遠清藍，就在此刻浮現，猶有餘溫。

在天色轉亮，混沌漸開的時分。

無所謂觀看與否，飽含著愛與守護的承諾，才是令人始終懷想的一切。樸拙無華，如粗糙厚實的老磚屋瓦。在破曉時分，模糊晦暗霎時有了清晰的輪廓與座標，始終漫衍在我眼底心上的那片清藍，彷彿預示了這一切。三十多年前的赭紅磚房裡，窗外微明與爐邊熾焰，交映出外婆掙扎周折後的淡然迴身。三十多年後，即使我循著不甘平淡的步履遠去，然而終究在異鄉，夜泊於公園裡似曾相識的身影，停憩在這份始終如一的許諾。

真誠而篤定的存在，破曉時分透光的清藍，是黑暗之後，令人渴盼的仰望追尋。總在人們眼底心上，浮耀著，鮮明著，鼓動著，暖熱著。正是人們始終眷顧，不忍移目的所在。

